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闕疑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洋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汪學金

謄錄舉人臣蔡枝華

春秋闕疑卷十九

元 鄭玉 撰

文公

公名興僖公之子襄王二十六年即位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高氏曰葬者臣子之事會葬者諸侯相送終之辭也天子唯有弔贈含襚之禮耳今使叔服來會葬是自同于諸侯則天王之微弱可知矣高郵孫氏曰春秋卒葬之見于經者十一公天王使人會之者僖公而已春秋十三王公會葬者三臣會葬者二不會其葬者九春秋一切著之用見周之不君而魯之不臣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公羊氏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穀梁氏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髙氏曰凡諸侯之世子必請命于天子及諸侯之薨必告于天子天子命立其世子為諸侯世子喪畢乃見于京師以士服見天子于廟而受命焉未受命不敢服其服已見天子錫之韍冕圭璧然後服之歸設奠于祖廟然後臨其臣民焉蓋諸侯不命于天子則不成為君故世子雖有世繼之義必待天子爵命乃得為君也今文公

未畢喪而天王先使人即命之非禮甚矣

晉侯伐衛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綿訾及匡晉襄公及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温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　愚按晉侯伐衛及南陽朝王于温使先且居從師則伐衛者晉侯也先且居特代

之行師耳故不書先且居帥師晉侯為伐衛而行故書晉侯伐衛不為朝王而行故不書晉侯朝王皆探其本之意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王使毛伯衛来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　高氏曰公初即位在衰經中未嘗朝王而王遽使卿来錫公命公于是使陪臣如周拜焉天王之使毛伯来錫文公之使得臣往拜皆非禮焉家氏曰是時諸侯在喪

不能躬拜使其臣往猶之可也及除喪之後當以士服朝王受黻冕之賜然後于禮為盡而文公循習舊事卒不能往是之謂不臣厥罪當削春秋備書其事不待貶而義見

衛人代晉

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代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代晉　高氏曰衛孔達為政不共盟主興兵隣國受討喪邑貶而人之不亦宜乎且晉師未退而孔達

遽報其伐雖曰有辭失事大之禮矣晉師于是入戚而疆其田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薛氏曰戚之會卿始會諸侯也大夫而專會于諸侯政不在公室矣樸鄉呂氏曰春秋之初蓋亦有以大夫而會諸侯者矣然未有若公孫敖之專會也公孫敖會晉侯于戚禮樂自大夫出也陵遲至于雞澤溴梁之盟天下之政

盡歸大夫不復有諸侯可勝嘆哉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

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宫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為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太師使掌環列之尹　胡氏曰書世子弑君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於弑逆此天理大變人情所深駭春秋詳書其事欲以起問者察所由示懲戒也唐世子弘受左氏春秋至此廢書嘆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耶郭

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為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也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可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世子從之嗚呼聖人大訓不明於後世皆腐儒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耳夫亂臣賊子雖陷穽在前斧鉞加于頸而不避顧謂身後惡名足以係其邪志而懲于為惡豈不繆哉持此曉人可謂茅塞其心意矣若語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

之義者必陷簒弑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
世察于人倫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于首惡
之名誅死之罪也則世子弘而聞此必將愯然畏懼
知春秋之不可不學矣學于春秋必明臣子之義不
至于奏請怫旨而見黜矣傳者案也經者斷也考于
傳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
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恒在少者養世
子不可不慎也而以潘崇為之師侍饍問安世子職

也而多置宫甲降而不憾憾而能昣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芉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頵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于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墻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掩哉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弑其君者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為萬世之大戒也然則商臣無貶矣曰弑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于貶

而後著乎謝氏曰商臣書世子著其絶尊親之道也州吁不稱公子無知不稱公孫黜其親而誅其惡以杜世子公孫世寵之心也商臣稱世子商人稱公子顯其親而著其逆以示大禍發于骨肉之間春秋或立例于初以示法或變例于終以起義州吁無知去公子公孫所謂立例于初也商臣商人存世子公子所謂變例于終也子之愛父臣之愛君天性也為世子為公孫者耳不接善言目不接善行友順日消凶

恐日積由是良心化為逆惡而德性沉于豺狼之域矣禍害之發豈復顧君父之重哉商臣書世子以為君父之戒也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

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

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至是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殽也梁宏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

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于民趙成子言于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避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　程子曰越國襲人秦罪也忘親背惠晉惡

也秦經人之國以襲人雖忿無以為辭矣故其來不稱伐晉不諭秦而與戰故書晉及忿以取敗故書敗績胡氏曰孟明帥師伐晉報殽之役此所謂忿兵疑罪之在秦也而以晉主之何哉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然則敵加于已縱其侵暴將不得應乎曰敵加于已而已有罪焉引咎責躬服其罪則可矣已則無罪而不義見加諭之以辭命猶不得免焉亦告于天子方伯可也若遽然興師而與戰是謂以桀攻桀

何愈乎故以晉侯為主者處已息爭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丁丑作僖公主

公羊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不時也謝氏曰親既葬孝子迎神而反諸室乃立木主以依亡者之神而承事之是故既葬之後有虞主既朞之後有練主上以附祖考之神而下以繫子孫懷慕之心焉禮曰先王既葬設虞祭必

于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僖之葬十有一月公始作主而安之失孝子寧親之道矣胡氏曰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夫慢而不敬積惡之原也以為無傷而不去至于惡積而不可掩所以謹之也家氏曰是時逆祀有萌論議未定故緩於作主及是羣下並從邪議乃始作主而依神于是大事於太廟遂躋僖于閔之上而行祔廟之禮故春秋先書作主次書逆祀言緩于作主乃逆祀

之端耳

三月己巳及晉處父盟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耻之　謝氏曰朝聘禮事之吉者也君在而使大夫盟恥之大者也大喪未畢而出朝惡之大者也盟為公諱朝為公諱而公之恥惡由此見矣胡氏曰盟不地於晉也諱不書公抑大夫之伉不使與公為敵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反國不至為公諱恥存臣子

之禮也凡此類筆削魯史舊文衆矣家氏曰是時魯
君未除喪而晉責之以朝魯君當執禮以拒之嚴兵
以待之不當畏威而動冒喪而朝所以愈受欺于强
國晉襄驟勝而驕用事者多麤暴小人所以僭上春
秋去處父之族非特為魯諱實責晉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公未至六月穆伯會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衛
故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三年衛侯如

陳拜晉成也七年晉郤缺言于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宣子說之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許氏曰元年衛人代晉至是諸侯會盟而明年衛人會晉伐沈則知衛服于垂隴之會矣陳氏曰晉遂以大夫盟諸侯也

大夫而與諸侯敵于是始故書大夫專盟自士縠始也然則士縠主是盟也則曷為序士縠于諸侯之下春秋不以大夫主盟也師氏曰晉襄不躬會而會諸侯以大夫失在晉襄也諸侯不使大夫往會而自行失在諸侯也失在晉襄故士縠不可序于會上仍正名分以别之于下使若宋主會然失在諸侯故皆存其爵以敵晉魯二大夫所以深愧之也向使諸侯果皆不親會而盡會大夫雖是一時之匹敵不失尊卑

之分要之盟會皆出于大夫亦不免於非禮較之主盟在晉大夫而諸侯聽之為尤甚焉家氏曰晉襄挾其屢勝之威倨坐國中使其臣出盟公侯自是遂為例春秋書之以懲僭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氏曰歴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胡氏曰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不雨者蓋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辭非文

公意也夫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止即八月嘗雨矣然而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之無意于雨不以民事繫憂樂也其怠于政事可知而魯衰自此始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　公羊氏曰躋者升也杜氏曰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師氏曰僖公繼閔之後是為人後也文公乃任情謂僖實閔之兄而躋僖位于閔之上以兄

弟一家之私恩忘繼世天下之大統其踰制失禮孰甚焉書曰躋僖公躋之義自下而上之謂也所以著本在下而乃在上矣一言之中其意甚明此春秋之旨微而顯胡氏曰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為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故左氏則曰祀國之大事逆之可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公羊則曰其逆祀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則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即是無祖也閔

僖非祖禰而謂之祖禰者何臣子一例也夫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事五世說禮者曰世指父子非兄弟也然三傳同以閔公為祖而臣子一例是以僖公父視閔公為禮而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為世一矣高氏曰僖公雖閔公之兄然閔實先立僖公嘗北面而事之義已定矣及其傳繼則父子之義又定矣臣不可以先君子不可以先父今文公欲自尊其父而躋于閔公之上則紊亂宗廟顛倒禮經先

親後祖昭穆失序謂之逆祀不亦宜乎父子有相繼此禮之常也至于傳之兄弟則亦不得已焉耳既授之以天下國家則所傳者雖非其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道也以天下國家為重矣漢儒例以兄弟不相為後不當以昭穆格之則天下受之誰乎凡人君以兄弟為後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為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為兄弟之故不繼所受國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有嗣之者一不

可也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忘生倍死二不可也已實受之後君不受之先君今乃自繼先君則不唯棄後君命已之意又廢先君傳已之命三不可也天下國家則歸之已父子之禮則恥不為四不可也徐邈曰若兄弟六人為君自為昭穆則後世當祀不及祖禰此又妄之甚者禮有所極義有所斷為之後者為之子所以正授受重祖統也兄弟六人相代為君亦六代祀祖禰矣假非兄弟相代而其祖

亦當遷耳豈得故存哉即如邈言使有兄弟六人各自稱昭是有十三廟又其最後一君自上繼其父則五君終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受國之意乎凡言禮者惡其諂時君之意苟曰廣宗廟大孝之本而不詳授受之道使當傳國者不忍以其國與其宗曰非吾子也當受國者又不肯以臣子之禮事其君曰非吾父也至令宗廟猥衆昭穆駢積而鬼有不祀者皆不知春秋大義故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　程子曰秦以憤取敗晉可以已矣而復伐秦報復無已殘民結怨故貶稱人家氏曰晉襄敵父之惠與秦屢戰殽之役晉不克避秦而勝之彭衙之役晉復不能避秦而再勝之為晉襄者苟有禮義之心則引咎于秦以求息肩可也乃更率三國之師以為此役忘父之德逞己之憾

春秋誅斥之矣

公子遂如齊納幣

公羊氏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内不圖婚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為皆有之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者主乎已以為有人心者宜于此焉變矣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

伐沈沈潰

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于楚也沈潰　高郵孫氏曰暴中國者楚耳沈何罪乎春秋書之以諸侯為失所伐矣家氏曰翦除兇逆以伸大義于天下霸者所當身其責也楚商臣負弒逆滔天之罪于今二年天人之望咸屬于晉使晉襄仗義而前師壯辭直天下諸侯孰不鼓勇而從縱未能汙瀦其宮楚人必以商臣為戮更立君而聽會于中國晉之霸業有光

于前人矣乃視非己事使楚之為逆者得以樹其羽翼脅從諸小國以抗衡中夏懷貳者豈獨一沈哉而襄公舍其大而議其細以諸侯伐沈而潰之置逆商之大惡議弱沈之微罪避豺狼而獵狐兎雖潰百沈何益于成敗之數乎故春秋自晉以下五國皆書人以貶之高氏曰文公三年之間書公子遂公孫敖叔孫得臣累見于盟會則知魯之政刑盡在諸臣矣魯卒以是亡故春秋見微于濫觴書以為戒齊桓公九

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而管仲之姓名不見于春秋是乃深明管仲知為臣之義有其功而名不在已春秋不褒管仲之功其旨甚微非達誠者孰能知之

夏五月王子虎卒

高郵孫氏曰春秋王臣不書卒書卒者譏之也人臣無外交之禮王臣之卒而赴告諸侯則是外交也春秋因其告卒而書之以見其外交之罪胡氏曰或曰

禮稱情而為之節文者也叔服新使乎我則宜有恩禮矣夫以新使乎我致恩禮焉是以私情害公義失輕重之權矣

秦人伐晉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胡氏曰聖人作易以懲忿窒慾為損卦之象其辭曰損德之修也春秋諸侯之知德者鮮矣穆公初聽杞子之請違

蹇叔之言其名為貪兵是愆而不能窒也及敗于殽歸作秦誓庶幾將窒其欲矣復起彭衙之師殽函之役其名為憤兵是忿而不能懲也今又濟河取郊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晉人畏秦而不出穆公逞其忿而後悔自是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是故于此敗而稱人備責之也楊龜山曰或曰書之終秦誓以見聖人之樂人悔過也故凡過而能悔者取其悔而不追其過可也今有殺人而被刑者臨刑而曰吾

惟殺人以至此也仁者于此亦必哀而取之夫書之有秦費二誓以誌帝王之誥命于是絶故也其大意則言有國者不可廢誓于誓之中其事又有可取者則秦之罪已而不責人是也若曰取其悔而已不咎其過其既悔而有過也亦不當罪乎聖人以恕待人于人之悔也嘉之可也如以悔為是而不問其改與不改則改過者鮮矣故君子之取人也取其改不取其悔且殺人至于被刑而自狀其過葢傷其死之不

善也使殺人而不必死其肯悔乎殽之戰不敗則秦自以為功矣何以知之抑以濟河之師知之也樸鄉呂氏曰始書秦人入滑明秦人之犯中國也繼書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明晉之背喪用戎以薄人于險也二年書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用見秦之不悔而伐晉晉之志戰而敵秦也冬書晉人宋人秦人鄭人伐秦用見晉人再勝而猶用師也三年書秦人伐晉用見秦人再敗而不知悔也四年書晉侯伐秦用

見彼此報復結怨連兵之無已也然自是而後秦穆
不復報晉蓋知悔也向也殽函之役秦伯向師而哭
作秦誓之書以自警蓋其一經喪師之後深懲力創
好惡向背從是一變方寸既改羣動皆移克此心也
帝王何遠之有惟其能懲創于師徒方喪之初而不
能堅定于瘡痍僅瘳之日未及數年又興彭衙之師
蓋其積怨深憤務欲得報而後已本其僻處西陲與
戎狄雜居好攻戰而事詐力其俗然也其臣如孟明

等又冒戰不已此所以頓忘前日自誓之言與彭衙之役不得志而去未肯已也至三年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封殽尸而還然後秦人之憾得逞矣四年晉人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而秦不復報此則秦穆之雄也彼其蓄憾特在于殽函一敗之恥故自取王官雪殽恥之後而不復求以報晉所以全其勝也程子曰結怨連禍殘民以逞晉人畏之而不出秦人極其忿而後悔過聖人取其能終改耳　愚謂夫子於

秦穆公録其悔過之辭于書所以為後世法若其窮兵之禍於春秋所以為後世戒猶化工之于物生殺並行而不相悖斯其所以為聖人也與故小東萊呂氏曰秦穆在春秋中朝譏暮貶左瑕右玷雖擢髮不足以數其罪及入于書溫然粹然不見微隙是典謨誓誥之秦穆而非春秋之秦穆也然則學者當合而觀之

秋楚人圍江

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薛氏曰報洮之役也高氏曰江近楚自齊桓貫澤之盟已服從中國而楚自城濮之役亦絕不敢侵伐今復圍之者蓋晉文既没襄公不復討楚人獄逆之惡故楚人輕視中國復有窺諸侯之意而先圍江以試之也

雨螽于宋

高郵孫氏曰雨自上而下者也螽不見其所從來自上而下衆多如雨而適在宋之四境故曰雨螽于宋

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人懼其無禮于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于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謝氏曰比年再朝再盟晉之不道文之不立可知也家氏曰自桓文之霸威力雖足以控制諸侯而會盟不于

其地不欲諸侯旅至其國懼僭王也晉襄襲文餘威志得而驕前日垂隴之盟以大夫會諸侯今焉自知處父盟公為無禮則當會于魯晉之間以救前日之失乃復邀公親至其國而為此盟長傲遂非罪莫大焉小東萊呂氏曰晉國盛時天下畏其強不敢與之較故襄公雖以大夫之卑盟國君之尊魯之君臣熟視不敢較至于改盟魯亦唯命是聽在當時雖未見其害馴至衰世平公襲其迹而為之欲改衛盟盟即

叛而不從遂至兵連禍結數年不解此所以後世蹈之乃有其害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胡氏曰以者不以者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楚嘗伐鄭矣齊桓公遠結江黄合九國之師于召陵然後伐鄭之謀敗又嘗圍宋矣晉文公許復曹衛會四國之師于城濮然後圍

宋之役解今江國小而弱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徹四境屯戍守禦之衆與宿衛盡行也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命秦甲出武關齊以東兵畧陳蔡而南處父等軍方城之外楚必震恐而江圍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强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救之者非其道矣此春秋紀用兵之法也張氏曰楚商臣無父無君乃欲致患于江是禽獸

逼人甚矣以中國諸侯爲已任者豈得安居而以伐
楚之任付之大夫而已乎此春秋特書以正其不能
奉天討也師氏曰今年冬伐楚救江乃所以成明年
秋楚人滅江之禍也陽處父之帥師果何補于晉亦
何加於楚乎然則滅江非楚也實晉也高氏曰伐不
目事聖人特繫之以救者譏其徒取救患之名非仗
大義之師此聖人深惜晉襄之不能有爲也嗚呼其
旨遠哉且春秋之義莫大乎伐楚而正書伐楚者二

齊桓伐楚先之以侵蔡此年伐楚繋之以救江學春秋者宜致思焉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大東萊呂氏曰自是公朝强國皆至者事近得詳事遠則不得詳也

夏逆婦姜于齊

穀梁氏曰其曰婦姜為其成禮乎齊也其逆者誰也親迎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其不言公非

成禮于齊也其不言氏貶也何為貶之夫人與有貶也高郵孫氏曰春秋夫人之至者必書于經婦姜書逆而不書至不與先配而後祖也夫人之至告廟矣春秋非之故不書爾高氏曰公之圖婚喪制尚未終今之娶也又成禮于齊故没不言公而直曰婦姜者見夫人之位不明也夫人之位不明是不可為小君而奉祭祀也是以去其氏究觀夫人不終其位國亂子弒强國擅命蓋由文公不能正其始也家氏曰魯

君前乎此嘗講親迎之禮逆于齊則書公如齊逆女逆于境則書公會齊侯于某今而親往亦親迎耳而春秋變文書逆婦姜于齊不書公逆為其配不以禮變文而書以存其羞惡之心凡以垂法于後焉耳

狄侵齊

許氏曰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間晉有秦楚之難也

秋楚人滅江

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薛氏曰詳楚之滅江惡晉之不能救也家氏曰江黄楚之與也而志在中國齊桓之霸慕義請盟楚人憾之黄坐是滅齊不能救也及晉文繼興江人不以黄之既覆楚之方盛猶事晉不倦視陳蔡衛鄭朝晉暮楚靡焉而從于強令者有閒矣今為楚所攻自去年秋迄今首尾一年晉僅遣偏師以赴之而江又滅矣春秋志

二國之初從中國與于會盟侵伐以致為楚所滅而晉不能救書法詳而不厭所以褒二國去逆効順之死不悔亦以愧陳蔡衛鄭之君而責齊晉為甚矣嗟夫黄以齊故亡江以晉故亡江黄不負齊晉齊晉實負江黄可為悲慨也夫

晉侯伐秦

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程子曰秦逞忿以伐晉晉畏而避之其見報乃常情也秦至此能悔過矣故

不復報晉聖人取其能遷善也稱晉侯不復加譏見秦宜得報而自悔不復修怨乃其善也胡氏曰襄公忘親背惠大破秦師敗狄伐許怒魯侯之不朝也而以無禮施之是專尚威力先事加人莫知省德而後動也今又報秦不足罪矣穆公初敗于殽悔過自誓增修德政宜若過而知悔悔而能改又有濟河之役則非誓言之意所以備責之也然晉襄見伐而報猶無譏焉秦穆至是伐而不報善可知矣不譏晉侯所

以滨善秦伯春秋大改過嘉釋怨王者之事也故仲尼定書列秦誓于百篇之末以見悔過能改而不責人雖聖賢誥命不越此矣

衛侯使甯俞来聘

衛甯武子来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乎賜

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高氏曰文公之時僖公之烈猶在故以同姓則使甯俞來聘異姓則秦使術來聘遠狄則楚使椒來聘惜乎文公不能繼其業此其可責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高氏曰再娶不得稱夫人而況妾乎故庶子為君則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自惠公仲子以再娶始

僭然尚未敢同嫡也今風氏乃莊公之妾雖于僖公為母而直以夫人之禮襚之者魯禮之變自此始而嫡妾之分亂矣聖人實書之以示僭亂之由且見其無君父之惡何則彼乃吾君父之妾也今背死而強使之配此非尊事君父之道後世不知此乃有母以子貴之說凡妾母皆稱太后甚至于妾死而加以皇后之謚此皆不知春秋之旨者也胡氏曰語曰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蓋敵

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稱號之其没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公羊氏曰含者何口實也穀梁氏曰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其曰且志兼之也胡氏曰珠玉曰含車馬曰賵

歸舍且賵者厚禮妾母也不稱天王者不克若天也

春秋繫王于天以定其名號也所履則天位也所治

則天職也所勑而登之者則天之所敘也所自而庸

之者則天之所秩也所賞所刑者則天之所命而天

之所討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

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成之為夫

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而悖其道非

小失耳故特不稱天以謹之也髙氏曰含不及殯故

言歸明知其不及事而特使歸之以示恩故不書来

陳氏曰賵常事不書唯賵仲子成風特書之則遂命為夫人也春秋之初猶以是事為非常也宣之敬嬴襄之定姒昭之齊歸雖命之為夫人不復書矣孟子卒則不赴于京師孔子曰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高氏曰既以夫人之禮薨之復以小君之禮葬之又

別為之謚焉實書以示譏也胡氏曰仲子雖聘非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尚以為疑故別為立宮而羽數特異此雖非禮之正然不祔于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書葬乃有二夫人祔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

王使名伯來會葬

杜氏曰名伯天子卿也名采地伯爵胡氏曰王臣下聘桓公冢宰書名示貶而大夫再聘則無譏焉或以

為從同同也或以為同則書重也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既不稱天矣及使名伯來會葬又與貶焉何也歸含且賵施于妾母已稠疊矣又使卿來會葬恩數有加焉是將祔之于廟也而致禮于成風盡矣聘一也含且賵而又葬則其事益隆亂人倫廢王法甚矣再不稱天者聖人于此尤謹其戒而不敢畧也陳氏曰莊僖之際天下知有盟主而已而襄王之季年更有事于諸侯于是叔服會葬毛伯錫命尤汲汲

于魯也尤汲汲于魯而何為乎成風一人賵含之一人葬之以是懷諸侯吾見周之益陵夷也

夏公孫敖如晉

高氏曰捨天王而謹事晉不待貶而見也

秦人入鄀

初鄀叛楚即秦又貳于楚夏秦人入鄀　高氏曰鄀楚屬國也初叛楚即秦既又叛秦歸楚故秦人入之聖人書秦之入鄀所以深罪晉襄之棄秦也

秋楚人滅六

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師氏曰六乃臯陶之國有德之後楚輒滅之非強暴之甚何以至此良由中國之盟主不能同惡相恤致然也晉襄其能無愧乎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

秋季孫行父如晉

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杜氏曰聞晉侯有疾故愚按凶事不預

聞疾而求遭喪之禮以行既不仁且不知矣

八月辛亥晉侯驩卒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于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于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

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毋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高郵孫氏曰春秋之法常事不書失禮非常則書之

葬諸侯不言某人往者得禮也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失禮非常也古者大國不過三卿而諸侯之葬輒往一卿則國之事無闕乎故春秋譏之以為強者脅弱而弱者畏強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于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

宣子于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于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于賈季

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讐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愚按射姑怨處父之易其班也以私忿殺之晉之君大夫坐視而不能討則處父之死乃晉國殺之而已故殺書晉以罪其國不去其官以見死于其職繼書射姑出奔狄則處父之死為射姑之殺明矣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左氏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高郵孫氏曰古者天子頒朔諸侯而藏之祖廟每月之首受朔于廟而告之國中遂行朝廟之禮焉所以尊正朔重天時也文公怠于政事以閏月為歲之餘月忽棄而不告然不敢廢朝廟之禮猶往朝焉胡氏曰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告朔則曷為不言朔也因月之盈虧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占天

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候寒暑之至則以氣百官修其政于朝庶民服其事于野則主乎是焉耳矣閏不可廢乎曰迎日推筴則有其數轉璣觀衡則有其象歸奇于扐以象閏數也斗指兩辰之間象也象數者天理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典也以詔王居門終月者周制也班告朔于邦國不以是為附月之餘而弗之數也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辭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

愛其禮

春秋闕疑卷十九

春秋闕疑卷二十

元　鄭玉　撰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公伐邾間晉難也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

高氏曰僖二十二年公伐邾取之以歸須句子矣後復爲邾所取今公又取之寘文公子焉先書公伐邾而后書取須句者以見始則擅興兵以伐人之國既又奪取其地寘人之叛臣重其罪也城郚所以備邾

自伐邾至取須句兵之在外非一日又因而城郚勞民甚矣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宋成公卒于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矔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根本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

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携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　謝氏曰殺書人或以衆棄言之或以國亂言之施于惡逆則衆棄之辭也施于公子大夫則國亂之辭也胡氏曰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大夫不名義繫于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

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賔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已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

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八年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程子曰晉始逆立公子雍既而悔之故秦興兵以納之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故書晉及常山劉氏曰秦敗不書者晉曲甚故也何者晉使先蔑召公子雍于秦秦爲之送晉乃背約禦秦師而敗之

故不書秦敗所以甚晉人之惡也胡氏曰晉秦稱人
晉書及其貶之如此者使後世臣子慎于廢立之際
不可忽也治亂存亡係國君之廢立事莫重于此矣
而可以有誤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偶況置君而
可以不定乎泰山孫氏曰先蔑不言出者明自軍而
去也樸鄉吕氏曰或疑左氏載先蔑逆公子雍之事
謂先蔑既是逆公子雍不應又為下軍將以禦送雍
之師然按杜預注左氏謂先蔑逆公子雍前還晉晉

人始以逆雍出軍卒然變計立靈公以拒秦如此則亦無疑于先蔑既逆公子雍而又爲下軍將也

狄侵我西鄙

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問于賈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許氏曰狄懲箕之敗四年間一侵齊而未敢肆至是始復侵魯侵齊侵宋侵衛晉襄既没莫之忌矣高氏曰魯閒晉難而伐邾狄亦閒晉難而

侵魯聖人書此罪魯之不自正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　高氏曰凡盟會皆列序諸國惟文公之世再盟一會但云諸侯者中國無盟主也何則晉自文公以來世主諸夏之盟襄公既没趙盾既背秦約而立靈公懼諸侯之討已故不以靈公會諸侯而已臨之諸侯知靈公年少政在大夫而靡然甘心

俛首而與晉大夫盟故春秋內斥言公外統言諸侯而不列序者示無盟主且見趙盾之專也何以不斥趙盾盾而置君廢君居然晉大夫而已晉會諸侯而大夫臨盟是大夫會之也盾之專施于靈公可也施于諸侯而諸侯皆聽之亦所以㫁諸侯爾許氏曰大夫而主盟諸侯自扈之會始也君子惡之師氏曰此晉趙盾始專政而出會諸侯將以修盟主之事也會之意實自趙盾不名之者不與盾之專不可一趙盾

而敵衆諸侯止書大夫猶曰晉之大夫皆在此云耳不序諸侯者此會實大夫主之若序諸侯則疑于首序者主盟矣雖然此乃晉襄死後趙盾始會諸侯故猶可存諸侯而不名大夫及其擅朝既久會盟不一則雖欲存之末由也已至已甚則不得已而明書盾以貶之焉樸鄉呂氏曰按此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十七年諸侯會于扈皆畧之而不序嘗摭其事實而考之然後知春秋之所以

不序諸侯者蓋莫有主是盟之辭也桓文之盛皆序齊晉于諸侯之上霸主之辭也齊桓之未盛與晉霸之不競也則雖序齊晉于諸侯之上而必書曰同盟者未純乎主霸之辭也此年之盟與是後一盟一會皆不序諸侯者莫有主是盟之辭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娣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爲襄仲聘焉冬徐伐

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于内爲亂于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從之　高氏曰徐本戎也厥後自進于中國數與中國諸侯會盟至是與兵伐莒蓋以中國無盟主是以敢爾故聖人于是役不書人師氏曰莒魯之隣國有

輔車之勢唇齒之相依魯見徐伐莒曾不一引手以
拯之及莒求援以請盟公孫敖然後往涖焉是莒素
不能結援于魯及被伐方且請盟魯坐視鄰國被伐
及請盟而後往書之者所以併莒魯而譏之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

會雒戎盟于暴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　胡氏曰春秋記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盟趙盾及雒戎何辭之贅乎曰聖人謹華夷之辨所以明族類别内外也雒邑天地之中而戎醜居之亂華甚矣再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别之者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處也許氏曰春秋之所謹如此而晉唐得戎與之雜居晉既大

亂不救唐亦幾危而侮此為國謀者不學春秋之過也　愚謂扈之盟春秋既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矣謂公不得與盟不可也今而公子遂復為此盟此自為其私計耳魯大夫締交强國之卿以專魯國而抗其君自公子遂始春秋不與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　胡安定先生曰弔天王之喪廢命不行中道而止如公孫敖

之罪不容誅矣文公不能誅之致使自恣出奔文公之失政又可誅矣不書至某地而復者以京師爲重也家氏曰襄王于僖公母子之喪拳拳用情王人將命者絡繹于道而魯侯于天王之喪漫不加意國中豈無一介臣可使而以淫大夫尸其事敖當誅文公亦當誅春秋書法見矣

經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于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　程子曰宋王者後得自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家氏曰大夫司馬司城皆國之柄臣穆襄之族連歲怙亂固昭公有以致之然嘗殺大夫而免于討爲大夫司馬司城者當思所以爲防患之計乃置之弗戒彼負罪自疑乘釁

再作大司馬死司城來奔朝廷爲之一空由昭公信任非人蕩意諸公子卬等輩以私暱寵臣布在列位既不能慮患于平日復不能制變于臨時雖握節以死委節以奔而不勝其任甚矣是故春秋不與之死節死者奔者皆書官而不名其義明白而易見矣胡氏曰以官舉者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至于見殺守土者不能其官至于出奔而其君不免失身見弒之禍宜矣　愚按公子卬之死蕩意諸之奔雖若無罪然

司馬之職在于主兵而人得以殺之司城之職在于捍守而至出奔則不能其官甚矣使司馬足以遏亂司城足以禦敵宋之禍何由與乎春秋書其官所以著官非其人致國之亂不書其名氏所以見其人之所爲皆不足紀也

九年春毛伯来求金

公羊氏曰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穀梁氏曰求車猶可求金甚矣胡氏曰

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言未君古者諒陰三年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則是冢宰獨專國政之時託于王命以號令天下夫豈不可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非特謹天下之通喪所以示後世大臣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跋扈之臣假仗主威脅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事蓋未有以春秋此義折之耳

夫人姜氏如齊

高氏曰夫人出境唯歸寧及奔父母之喪耳皆常事不書也非此二者則書之此憫出姜之失位而志之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高氏曰天子所以七月而葬者欲使諸侯畢來會也

高郵孫氏曰春秋天王書葬者五君往者三臣往者二君往不書公臣往者悉書其人以爲天王之喪君不自往而使臣焉則是無君父之恩而廢臣子之禮

也胡安定先生曰按六年晉侯驩卒冬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前年天王崩今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晉諸侯也襄王天子也魯皆使臣會則是諸侯天子可得而齊也故書以惡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至

是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　高氏曰稱人以殺者國亂亂無政衆人擅殺之辭也先都以作亂見殺而稱人者晉政不自其主出而趙盾專生殺之權故也

二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樸鄉呂氏曰夫人與君敵體者也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則書于策此魯史之辭也夫子之修春秋于君出則書至于夫人出則不書至此降殺之等也獨于此

書至者爲歸于齊起也始書夫人姜氏如齊夫人姜氏至自齊卒書曰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然則出姜之不安于魯也舊矣文公私嬖敬嬴之罪著矣異時襄仲殺惡及視之兆已萌于此時矣聖人詳錄其往來豈特爲告至與不告哉家氏曰姜氏始歸于魯不氏不以夫人至貶也今歸寧于齊書夫人姜氏如齊又書夫人姜氏至自齊始正其夫人之體繫之以氏既貶之于前復正之于後皆所以垂法也夫人與國

君儷體其出其至皆書者辨上下之分示衆妾不與夫人等因歸寧而見義非爲歸寧而得書也胡氏曰此書至者以見小君之重也夫承祭祀以爲宗廟主一國之母儀而可以動揺乎故至而特書以示防微杜漸之意其爲後世慮深矣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縠蒯得　程氏學曰殺二大夫已上不書及者其事同殺之之志均故也書

曰殺其大夫某及某者以某之故而延及于某也胡

氏曰殺先都士縠國也其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衆

人擅殺之稱也何以知其非討賊之辭書殺其大夫

則知之矣三大夫皆强家也求專晉政不得挾私怨

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矣曷爲不去

其官當是時晉靈公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

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

議從末減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

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而箕鄭父書及示後世司賞罰者必本忠恕無有偏黨之意其義精矣

楚人伐鄭

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　泰山孫氏曰楚復强也楚自城濮之敗不敢加兵于鄭今伐鄭者晉文既死中國不振故也胡氏曰楚師貪得無故憑陵諸夏故楚子親將貶而稱人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　左氏曰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家氏曰書救未有不善此則書救而譏之也楚自莊公之中世入侵蔡鄭漸有憑陵諸夏之心齊桓遏其方張之萌晉文撲其燎原之焰中國以尊王室以安文公雖没楚人猶不敢褻視及趙盾秉政自為怙權之計不復以救灾䘏難為己任范山覘知其無能有為首勸楚商

臣與狼淵之師其志不在小而盾也徐合諸侯之大夫具丈往救無及于事威望頓挫不數年閒諸侯皆服從于楚而晉之霸業隳矣文公以救宋而興趙盾以緩于救鄭而屈春秋入四國貶其救之緩也

夏狄侵齊

師氏曰春楚伐鄭夏狄侵齊用見外域盛强中國衰弱視天下若無主之者在周室固已無足覬而主盟于諸侯以令天下者晉能無愧乎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任氏曰前此踰百年未有書地震也而自此至哀公書地震者五地道以静為體以順為正安于承天者也逆其常理而不得其節焉則震而不安其所承矣師氏曰地屬乎陰至静莫之動者今此地震是失其常為已甚矣以分言之地位乎下凡在下者不安其分也以道言之地道積陰凡屬陰者不常其道也在

入則爲臣者不安其分以犯君爲小人者不常其道以陵君子爲藩服者踰分非道以侵中國故有地之震以應之經書地震不在春秋之始而在春秋之末蓋是時不止諸侯僭天子而大夫僭諸侯亦已久矣不止大夫僭諸侯而陪臣僭大夫亦已有日矣況自齊桓死後楚人爭主中國會盟晉文死後吳楚伐于列國亦已非一年矣地以之震無足怪者然則天地之變未有不由人召之凡欲消天地之變請強其在

我者可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

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高郵孫氏曰莊二十三年書荆人來聘不言君使又不言其臣之名荆時尚微春秋欲中國早爲之禦不使之浸盛而侵漁中國也于是來聘君稱爵臣稱名非楚能自同于中國也所以見中國之微而荆蠻之盛聘問往來中外一爾

家氏曰春秋于楚使之三至每書輒異者著荆蠻之漸盛將必爲中國患也先書荆人來聘疑其所以來也繼書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憂其遂爲中國患也今書楚子使椒來聘著荆蠻之禍已廹中國之人猶有未悟者也椒去未幾孟諸之田繼之五國之君奔走受命僅而獲免先儒以爲有悔過慕義之心春秋進之悔過者固如是乎慕義者固如是乎或有重難于者曰楚本明德之後介在南蠻與荒服異于爲是說

無迺絶之已甚乎曰春秋所以外楚爲其僭王大號有窺伺中原之心耳楚有賢君削去僭號自同于中國之諸侯共獎王室夫然後可進春秋豈絶之哉若彼身行大不義而録其來使之小謹以是進之必不可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程子曰過時始至故云來歸書秦人不云君使以失禮夷之也胡氏曰秦人歸禭而曰僖公成風者非兼

禭也亦猶平王來賵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爾然則寵愛仲子以妾為妻者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以正後世為人夫者當明夫道不可亂嫡妾之分以卑其身尊崇風氏立為夫人者僖公也故書僖公成風所以正後世為人子者當明子道不可行僭亂之禮以賤其父聖人垂戒之義明矣樸鄉呂氏曰成風薨今六年矣而後秦人來歸禭則其非禮明矣殆秦人之借此名以交魯國乎師氏曰成風死六年秦人方

來歸禭侮禮侮人甚矣在秦人雖不足責在魯何禮以受之衣服曰禭贈喪葬以及死者之禮既已受之何以致之中國禮義之邦所爲若此欲望夷狄之不陵侮也難矣　愚按成風薨葬聖人以魯之臣子不敢違其國制皆以夫人書之此因魯史之舊也及秦人歸禭乃始變文書曰僖公成風所以正其嫡妾之分而明其夫人之非此修春秋之文也學者合而觀之則聖人筆削之意可見而春秋垂世之義明矣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程子曰晉舍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也秦不顧義理之是非惟以報復爲事徂擔之道也張氏曰康公不紹其父悔過之謀報復無已故外之　愚按如傳所載晉先伐秦秦乃報之則經當並書而曲直

自見今舍晉不書而獨罪秦則傳之所云未可信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絶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宫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于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于司敗也王使爲工尹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

歸　胡氏曰宜申與仲歸謀弑穆王而誅則是討弑君之賊也曷爲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曰楚人殺宜申乎曰穆王者即楚世子商臣也而春秋之義微矣陳氏曰宜申之罪爲欲弑商臣若此而同之他亂臣之列則濫罰矣家氏曰商臣負覆載不容之罪凡楚國之人皆得而誅之而未有能討之者宜申于楚成爲弟其爲此謀安知不爲先君討賊事不獲成以死史遂以爲弑君春秋原其有討賊之心不以無將

之罪罪之是故稱國以殺此聖人之特筆非因乎舊史者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蘓子盟于女栗

頃王立故也　師氏曰前王喪葬而公未嘗會後王新立而公未嘗朝乃及天王之大夫而與之盟其蔑視天王不知臣子之分甚矣家氏曰蘓子周卿士也今來盟于魯王命也而不書王使公及之盟而不書

公及爲天王諱過亦爲魯諱惡也諸侯盟于王庭旅盟也天子上公出盟諸侯涖之而不與之偕盟也此乃名分之所係未聞王遣使出盟諸侯者也今頃王即位諸侯莫有朝京師者王命蘇子來盟文公儻知事君之道當躬拜王命之辱辭不敢盟朝于京師而請職焉可也今及蘇子盟于女栗不共甚矣或疑蘇子外交恐不然外交者如祭伯來是也何以盟爲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九年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于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至是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

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師氏曰狄侵宋諸侯不能救楚又與蔡次于厥貉以伺之將觀宋之弊而乘之也胡氏曰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大夫侯救而不及陳獲公子茷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蔡無四境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在從夷矣故削三國書蔡侯見其棄諸夏之惡也高郵孫氏曰厥

輅之次遂稱楚子明年伐麇又以爵書蓋自是與中國等矣楚僭亂之邦與中國等則王政不行而中國之衰益甚矣家氏曰前日越椒之來諸儒謂春秋褒其來聘魯進之而書爵今厥貉之會麇之伐皆以楚子書亦謂進之而書爵可乎凡書楚子皆辨分也彼僭號為王憑陵中夏春秋懼其擬于王也故自孟以後多書楚子所以削其僭名而辨中外之分奚其為進乎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厥貉之會麇子逃歸至是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　許氏曰楚侵伐書爵始此中國日替矣陳氏曰自是楚師必圍滅也而後貶人之家氏曰麇微國也猶恥從孟諸之田宋先代之後迺與鄭伯分左右盂夙駕載燧而不以爲恥由是言之楚人伐麇麇之榮也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謀諸侯之從於楚者　師氏曰主盟于中國者政刑不修而霸業不振則僭竊窺伺欲有所肆焉今晉靈紹文襄再世之業威令不行政刑不立大夫擅盟會內不能令諸侯外不能服冠亂是以諸侯背中國而從楚晉之大夫不自知其弊由己作復出會諸侯之大夫以謀治從楚者此郤缺所以會彭生于承筐也

家氏曰楚伐麇叔彭生會晉比事而觀見聖人意矣楚商臣次于厥貉宋陳鄭望風款附麇獨逃之春秋

書楚子伐麇襃麇也晉郤缺爲會于承筐諸侯之大夫莫有至者魯獨遣彭生如會不以楚人盛强而替于從晉春秋書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亦襃魯也此不待襃貶而見者也其後諸侯再合卒藉魯之力夫楚非驟强晉非卒弱也使趙盾能于此時稟王命合諸侯討貳國楚豈不知所懼乎彼次厥貉而三國奔走聽命盾坐視不顧廼徐遣郤缺爲此會具文應敵而諸侯自是散矣

秋曹伯來朝

即位而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馬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

不害也

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

御莊叔緜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甲午敗

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舂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馬皇父帥師禦之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　高郵孫氏曰齊與魯相比之國也狄既侵齊而復加兵于魯叔孫得臣追而敗之不言帥師將尊師少也高氏曰春秋

書敗狄者四皆不書戰不待戰而敗之喜中國之勝也喜中國之勝者不與外域之抗中國也師氏曰外域之犯中國非彼自能强盛也實由中國衰微有以致之耳書叔孫得敗狄狄所以著僑如之勇猶不免埋首于子駒之門乃知尊攘之業亦在人所自為而已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十一年郕太子朱儒自安于夫鍾國人弗徇至是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

逆之　高郵孫氏曰春秋之法諸侯失地則名郕伯來奔獨不書名若郕伯父死不葬以此來奔而春秋爲魯以諸侯逆之而書爲郕伯則是寵其能叛也何以示勸戒乎泰山孫氏曰諸侯播越失地皆名者皆自失國也案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自是入齊爲附庸此又來奔齊所偪爾故不名

杞伯來朝

始朝公也且請絶叔姬而無絶昏公許之此左氏之

誤葢戍八年脫簡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趙氏曰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别非先君之女也薛氏曰其卒何公主其喪也國君喪未昏之女非禮也

夏楚人圍巢

楚令尹太孫伯卒戍嘉爲令尹羣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師氏曰楚來聘而書子傷中國微著楚人盛也今圍巢而又人之罪其爲日已

甚也

秋滕子來朝

始朝公也

秦伯使術來聘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三辭賓對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以

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高郵孫氏曰衎不言氏未氏者也謝氏曰秦康公始遣使來修聘故與中國同辭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

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

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吾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胡氏曰秦伯親將晉上卿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爲令狐之役故也秦納不正遂非積怨晉不謝秦潛師禦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張

氏曰不書及盖言二國曲直之無相尚而黷兵殘民其罪均也不書敗績秦伯伐晉而趙盾帥師禦之欲待秦敝而趙穿沮其謀秦師遂遁無勝敗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張氏曰所謂莒魯爭鄆盖始于此前此莒未嘗與魯有爭且未嘗有事于鄆今行父首帥師城二邑以啓爭端魯自此與莒為讎而爭由鄆始書帥師城罪行父也家氏曰魯之患不在莒而魯人每詳于備莒者

睥睨弱小以爲侵漁之計耳城一邑已爲勞民今一朝城二邑其勞甚矣高氏曰春秋書城二十九而師師城之者二此及哀三年城啟陽是也必師師者畏也畏非城之道也夫勞民而城且不可况師師以出乎

春秋闕疑卷二十